



绿拇指精品童书·金童话系列

# 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

汤汤 著



NLIC2970771267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绿拇指精品童书·金童话系列

# 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

汤 汤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/汤汤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5

(绿拇指精品童书·金童话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9014-1

I.①曾... II.①汤... III.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1633号

---



绿拇指精品童书·金童话系列

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

汤 汤 著

王博仟 插图

梁 燕 策划

蓝 佳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梁 燕 韩丽君 美术编辑 蓝 佳

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 责任校对 沈丽蓉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8.5 字数 117 千字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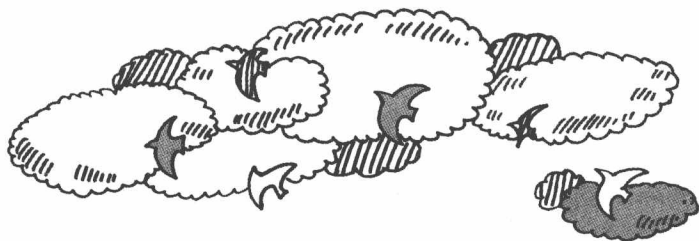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4-9014-1/1·3415

定价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## 目 录

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 / 1

土土土 / 19

天子是条鱼 / 26

我很蓝 / 39

凌浔的鱼 / 54

青草青草 / 69

藤红藤绿 / 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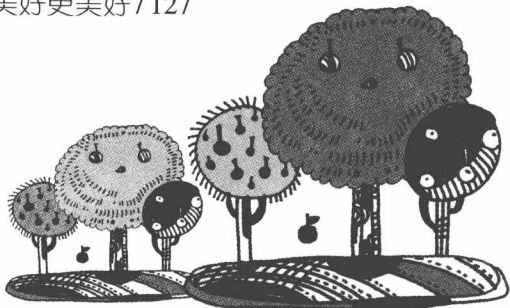
芭蕊黛鸞花 / 95

枫香树上小路的眼 / 107

阿泥 / 116

创作谈：一个故事是怎样诞生的呢 / 125

编辑手记：让美好更美好 / 127







## 曾曾曾曾曾祖母的萝卜

“嘭嘭嘭嘭”

“嘭嘭嘭嘭……”如此怪异的声音，到了第五天依旧绵延不绝，快把我们一家子人折腾疯了。

它不停歇，也不变换节奏，像小和尚敲的木鱼。“嘭嘭嘭”的，从天亮到天黑，又从天黑到天亮。

声音来自一楼客厅的玻璃茶几下。

没错，就在那儿！

那天半夜它突然响起，吵醒了我们一家子人。爸爸和妈妈移开茶几，我和爷爷撅着屁股，弓着腰，把耳朵贴在地板上。

“嘭嘭嘭”，地下有东西在不停地敲打。

是什么呢？

“地板下有小人！”我兴奋得眼睛发亮。

“什么小人？你以为这是童话世界呀。”爸爸也把耳朵贴到地上。

“我估计，下面有只什么小兽在打地洞。”爷爷屏息凝神听了许久，终



于开口了。

爸爸和妈妈点头赞同。

哦，是一只在地洞的小兽？老鼠、鼯鼠、狐狸、兔子？

可这小兽也太奇特了，不用吃东西也不用睡觉的吗？

它不睡觉，我们得睡觉啊。没日没夜“嘭嘭嘭”地吵，我们已经四个晚上没有睡好了。妈妈的眼圈覆盖着厚厚的乌云，抹再多眼霜也不管用；爸爸呢，一边走路一边打哈欠；爷爷干脆不睡床上了，他搬个藤椅，就躺在客厅里候着。

“也许不是什么小兽。”第六天早上，爷爷宣布了他的新看法。

爸爸和妈妈又点头赞同。

不是小兽？

那就是地板下有小人！我激动地叫道，双眼灼灼发光。

“会不会，是什么可怕的东西？”妈妈说得小心翼翼的，我看见爸爸和爷爷的粗眉毛同时抖了抖，没来由地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。

我紧紧抓住爷爷的胳膊，巴巴地看住他。爷爷特别缓慢特别从容地说：“我们一家子好人，老天爷舍不得我们受惊的！别瞎想，天塌了，有我这把老骨头撑着呢。”

爷爷穿件蓝布衫，瘦瘦的脸，瘦瘦的胳膊和身子，眉毛和胡子斑斑驳驳，稀稀疏疏。天塌了，他哪能撑得住，我暗暗怀疑。

爷爷再次俯下身，撅着屁股，半张脸贴着地。

“声音很遥远又很接近啊。”过了半晌，他说，“不是小兽，会是什么呢？”

接着他钩起手指头，用指关节“笃笃笃”叩了三下地板。淡绿的地砖，是新贴的。

没有想到“嘭嘭嘭”的声音竟然停下了。

“笃笃笃”，爷爷又叩三下。

地板下传来“嘭嘭嘭”三声。





爷爷叩“笃笃笃笃”四下。

地板下传来“嘭嘭嘭嘭”四声。

“笃——笃笃——笃笃笃。”

“嘭——嘭嘭——嘭嘭彭。”

一唱一和，一答一应。真是奇了怪了，爸爸和妈妈的嘴巴张得一模一样圆，平常很少能见到他们这副傻乎乎的模样，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

“哇噻，一定是小人！”我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，所以嚷嚷得比什么时候都响亮。

“把地砖掀了，挖洞瞧个究竟。”爷爷一边起身一边拍着手说。

爸爸这回没有忙着点头，他说：“爸，你糊涂了吧。这房子上月才收拾漂亮了，挖破了，多难看。”

“是呀，多难看。”妈妈附和道。

爷爷瞟他们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不挖也罢，就让它一直‘嘭嘭嘭’响着。”

“唉，那就，那就挖吧。”爸爸无可奈何地说。

妈妈也说：“那就挖吧。”顿了一顿，她突然神情紧张，拽着爸爸的胳膊问，“会不会，会不会挖出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一团黑烟，一个怪物什么的，那、那……”

“我们一家子的好人，老天爷不舍得吓我们的。”爷爷说，说得又轻又慢，却让另外的三颗心都踏实了。

找来锹呀、锤呀、钎呀……

“哼哧哼哧”掀掉地砖。

“哼哧哼哧”敲碎水泥。

“哼哧哼哧”铲掉沙砾……

奇怪，“嘭嘭嘭”的声音竟不再响起。害怕了？逃走了？

挖呀挖呀，挖出一个洞，露出了黑色的泥土。

起先，除了黑色的泥土，什么东西都没有进入我们的眼睛里。

接着，伴随着“嚓嚓嚓”的声音，一张阔大的绿色叶子，从土里冒出来，



又从钢筋水泥的洞里挤出来。然后是第二张,第三张,第四张……

它们碧绿,油亮,精神抖擞,像喷泉一样涌到地面。

是什么?

“萝卜叶子。”爷爷平静地说。

“萝卜叶——子?”爸爸惊异得变了声音。

“萝卜——叶子!”妈妈尖叫道。

“怎么是萝卜叶子呢?”我学着爷爷平静的语气说话,怎么不是地板小人?好令人失望啊!

可是在这钢筋水泥之下,怎么可以长出萝卜叶子来?太不可思议了。

就算是见过很多世面经过很多风雨的爷爷,他稀疏的眉毛间,皱巴巴的额头上,也布着满当当的惊讶和不解。

“这不符合萝卜的生长规律啊。”

“太不符合萝卜的生长规律了。”他念念叨叨,嘴巴也渐渐地、微微地张开了。

“‘嘭嘭嘭’是它发出的?”面对一大丛萝卜叶子,妈妈花容有些失色。爸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,已经有声音抢着回答了。

“当然是我!你们用那么硬那么重的东西压着我,我有礼貌地敲了这么久这么久。你们才有点动静,我差点要发脾气了。”碧绿油亮的萝卜叶子晃头晃脑地说话了,瓮声瓮气!

说完这句,他的两片叶子向上伸直,伸直,“嚓嚓”拍了两下,另外几片叶子“咯咯”左扭五下,“吱吱”右扭五下,“吁——”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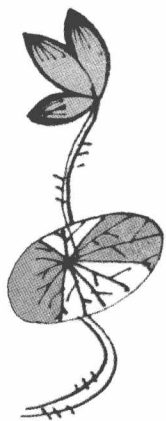
“又酸又麻,又麻又酸,哦,伸个懒腰,感觉好多了。”

“你,你用什么说的话?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用我的萝卜须呗。”他说。

爷爷、爸爸、妈妈谁也不动一下,谁也不吭一声,木木地,愣愣地,张着嘴巴。

“你们看起来真傻啊。”那萝卜叶子“哗啦啦”地笑着说。



爷爷迅速把嘴巴合上，拍拍他儿子的肩头说：“不就是几片萝卜叶子嘛，又不是没见过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爸爸和妈妈吐吐舌头，也赶紧合上嘴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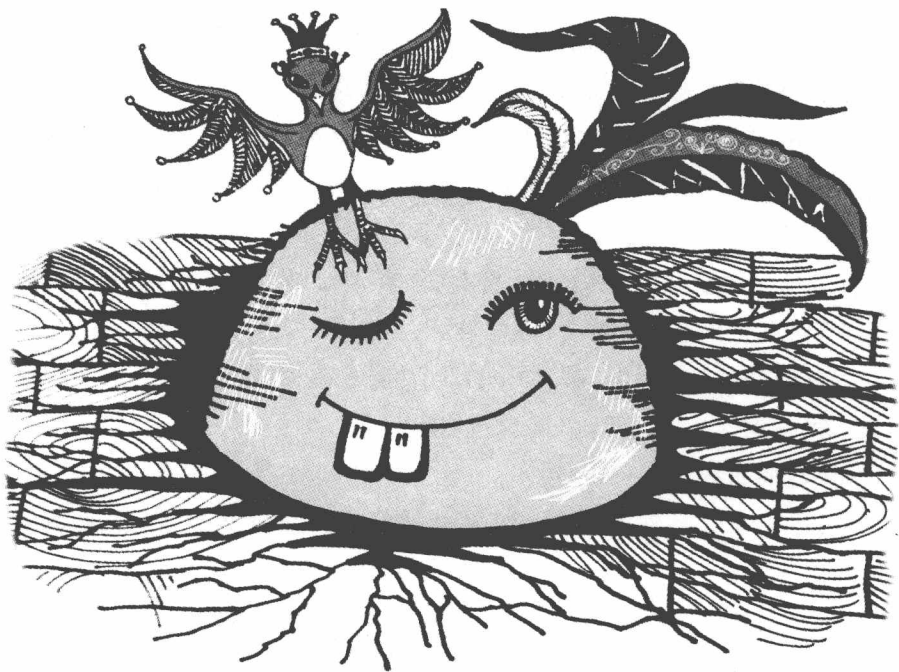
## 曾曾曾曾曾祖母

“我是你们曾曾曾曾曾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几个曾，反正是你们曾曾……祖母的萝卜。”

曾曾……祖母的萝卜？

“这里本是菜园子，怎么成了破房子？”萝卜瓮声瓮气的话里分明透露出

不满。我嘟着嘴说：“才不是破房子呢，我们上个月刚重新装修过。再说，这里从来就不是什么菜园子。”



可是爷爷接过话说：“对，原先是个菜园子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菜园子。十几年前你爸在这里盖了房子，那时你还没有出生呢。”

我听到萝卜憋住了笑，“咯吱咯吱”地颤动，我的脸微微发烫了。

说话间，萝卜叶子又长高了些，还露出了一小截萝卜，白白的，胖胖的。

“请先掏掏你们的耳朵吧。”萝卜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啊？”

“我要讲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。”

听到一个萝卜要讲故事，我们赶紧齐刷刷地把耳朵眼掏了掏，以免听漏了一个字。

萝卜“吭吭”清清嗓子，故事开始了——

故事的发生地就是这个曾经的菜园子。三百年前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菜园子啊。萝卜才说了一句，便有些伤感了。

故事的主人公是你们的曾曾……祖母，一时半会儿我算不出，应该是几个曾了，也许是五六个，也许是七八个。反正是你们三百多年前的祖母。没有她，当然没有你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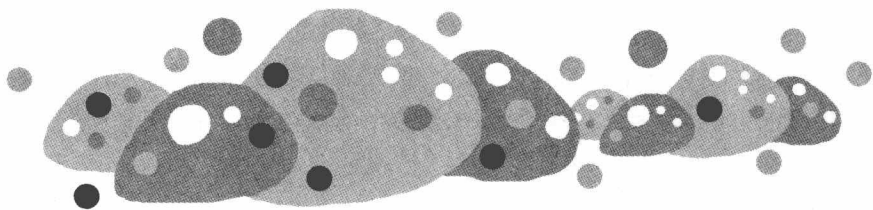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会没有我。”妈妈插了一句，爸爸瞪了她一眼。我也觉得妈妈有些啰嗦了。

你们的曾曾……祖母有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叫做小窗，窗格子的窗，窗棂的窗。嫁到你们汤家的时候，年方十六，细眉细眼，天真活泼得很。那时你们的曾曾……祖父二十岁，别人都唤他大汤，长得不太帅，可是脾气好。一天到晚咧着嘴巴憨憨地笑，对小窗呢，真是百依百顺，疼得不得了。

小窗不喜欢女红，连个鞋底都纳不好，更别说织布、绣花了。却喜欢种菜，成天待在园子里，不是戴着斗笠，就是披着蓑衣，一张小脸被太阳润得黑红黑红的。还别说，她种的菜呀，鲜嫩嫩，水灵灵，一大家子人都爱吃得很。

我呢，是小窗头年收起的一颗萝卜籽，和一大把萝卜籽一起呆在一个布袋里。

那年端午节后，小窗往园子里一把一把撒萝卜籽，撒完了，布袋空了，她



快乐地轻吁一口气。一低头却发现，无名指和中指间还夹着一颗黑黑的萝卜籽。

那就是我。

“哟，这里还有一颗。”她提手甩一甩，没甩掉。因为我用尽全身的气力趴着，死皮赖脸地粘着呢。

小窗用两个手指拈起我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：“真是一颗奇怪的萝卜籽哟。”

没错，我是比其他萝卜籽更黑一些，更圆一些，更帅一些。看着小窗细细的温和的眼睛，我大起胆子轻轻地唤道：

“小窗。”

小窗的眼睛，倏地变得亮晶晶的。

“是你吗？萝卜籽？”

“是！小窗，别轻易把我甩开，也别轻易把我扔进土里。我是一颗要做大事的萝卜籽，你绝对不能用平常的方式对待我。”我热切地恳求道。

“啊？一颗萝卜籽，也能做大事？”小窗惊讶极了，眸子里闪烁着星星一样的光芒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我焦急地问。

“嗯，有点不信，除非你告诉我，你要做什么大事？”她把我放在温暖的掌心里。

“我当然不能告诉你。在我没有做成之前，我要做的是保密。”我坚定地说。

“那，我就不理睬你喽。”小窗把下巴一扬，别过脸去。

我急了，语无伦次：“小窗，哦，小窗，除了你，这世上没有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帮我了。你不相信，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了。”

小窗依旧不看我，可是她抿着唇，使劲儿偷笑呢。

我接着说：“请你一定要相信，我是一颗不同寻常的萝卜籽。我要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，这世界上所有的萝卜，包括千百年之前的萝卜，也包括千百年之后的萝卜，都不可能做到的大事情。”

“真有这么大的事情？”小窗睁圆眼睛又盯着我瞧了。

“我不骗你，真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”她歪着头问。

我请她挖一个三十尺深的洞。

“那么深的洞啊？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”她皱起细细的眉头，“挖好以后呢？”

“把我放进去，我要美美地睡上三百年。”

“三百年？”小窗嚷道。

“是，睡上三百年之后，我才有巨大的力量做大得不得了的事情。”

“三百年后，我早就闭上眼睛了，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？”小窗嚷道。

我激动地叫：“因为我不但是一只能做大事的萝卜，也是一只说话算数的萝卜。”

“可是，我对自己看不到的事情，好像没有什么兴趣。”小窗轻轻地说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的眼前顿时抹黑抹黑的。萝卜想要做件大事情，为什么这么难呢？我忍不住“啦哗哗啦哗哗”地哭起来。

“萝卜籽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哭了。”

“别哭好吗？”

“除了哭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。”



“可是，你哭得我心‘吱吱’地软，‘吱吱’地酸，很难受的。”

一听到她心软了，心酸了，我便哭得更加起劲。一边哭，一边唱：“哦，我是一颗伤心的萝卜籽，哦，将来是一只伤心的萝卜而已，啦哗哗啦啦哗哗……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帮你。”

于是我的哭声戛然而止。

萝卜讲到这里无限动情地说，没错，你们的曾曾……祖母，是一个心很软很软的，软得像一朵棉花糖一样的女子。

小窗很快叫来了你们的曾曾……祖父大汤。

“什么事呀，小窗？”大汤笑眯眯地问。

小窗摊开掌心：“你看，这颗萝卜籽。”

大汤说：“哦，一颗萝卜籽，挺黑的，挺圆的，怎么不撒进土里去？”

“他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萝卜籽，他将来要长成一个做大事的萝卜呢。”小窗说。大汤一听“噗嗤”笑出声，露出满口大白牙，哈哈地说：“你真可爱啊，小窗。”

“你得帮我挖一个三十尺深的洞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种萝卜。”

“不需要，把萝卜籽埋那么深，不烂了才怪。”

“我不是刚说了，他不是一颗普通的萝卜籽吗？他是要做大事的。”小窗一着急，脸颊就微微发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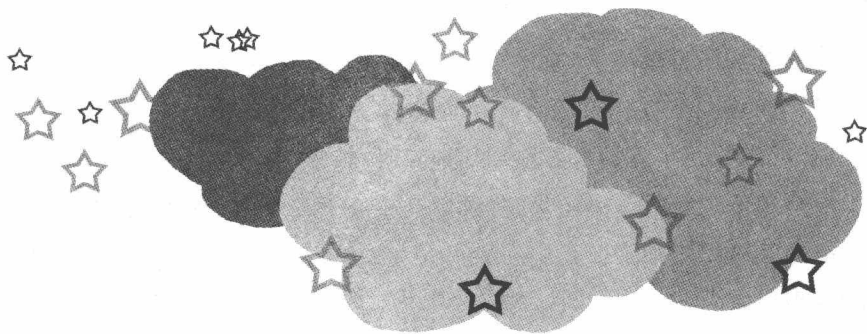
大汤这下笑得嘴都合不上：“小窗，哦哈哈，小窗你真可爱，你总是那么爱幻想。”

“不是幻想，是萝卜籽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哈哈哈哈哈，大汤笑得蹲下了身子。

“别笑了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”小窗涨红着脸，气鼓鼓地问。

“真的要为一颗萝卜籽挖一个三十尺深的洞吗？这事情听起来很滑稽



呢。会被人家笑话的。”大汤好不容易止住笑，再笑，肚子该疼了，“萝卜籽什么时候做大事？”

“三百年后。”

“啊？哈哈哈……”大汤笑得干脆坐到地上去。

“我答应萝卜籽了。”小窗跺脚说道，“反正，你不帮我挖，我就和你生气，我就天天不和你说话，我还不吃饭，不喝水。”

……

后来啊，你们的曾曾……祖父和曾曾……祖母，每天起得早早地在菜园子里挖洞，断断续续挖了一个月，才挖出一个三十尺深的洞呢。

小窗的手都起茧子了。

挖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小窗腕上的一只玉镯子，“当”，不小心敲到锄头柄，碎成好几截，“啪嗒啪嗒”落到了洞里边。

这玉镯是大汤从很远很远的省城带回来的，珍贵得很，是小窗最喜欢的首饰。

大汤当时有些不高兴，轻轻地责备了几句，意思是，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？

小窗本来就难过，听到责备干脆“哇哇”哭开了。小窗一哭，大汤立刻慌

了神，一个劲儿地安慰，一只玉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给你买十只、二十只都成。

小窗抽抽搭搭哭够了，方才停下。抹了泪，轻轻把我抛进洞里。

“再见啊，要做大事的萝卜籽。”

就这样，我在漆黑的世界里幸福地睡呀，睡呀，睡到了今天。

没有你们的曾曾……祖母，我哪里会有今天呢？萝卜感激地说。

故事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一家人久久地沉浸在这个关于曾曾曾曾曾祖母的故事里。

哦，原来我们有这么可爱的一个祖母啊。愿意为一颗萝卜籽挖一个三十尺深洞的祖母，当然是可爱的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她和我差不多大呢，虽然她前面有那么多“曾”。她似乎离我很近很近，并没有三百年的距离。

## 做大事的萝卜

“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大事呢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在没有完成它之前，我要做的是保密。”萝卜坚定地说，如同三百年前，和我们的曾曾……祖母说的一样。

我扫兴地吐吐舌头，看得出爸爸妈妈也挺扫兴的，爷爷呵呵一笑说：“别勉强人家嘛，不说，总归有不说的理由。”

萝卜便伸出两张叶子和爷爷握手。我赶紧把自己的手递过去，他也握了握我的，凉丝丝、毛扎扎，怪痒痒的。

“好了，我要开始做大事了，要开始实现一个萝卜的伟大理想。你们会帮我吗？”萝卜颤抖着声音问。

“当然会。”我第一个叫道。

爷爷点着头肯定地说：“会。”

爸爸和妈妈对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会。”

萝卜的声音越发颤抖得厉害，做大事之前，激动总是难免的。他说：“你

们,和你们的曾曾……祖母一样善良一样可爱。”

受到一个萝卜真诚的夸奖,我们都晕乎乎了,这种感觉真奇妙。

“那么,请尽快把又硬又重的地面敲碎,尽快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搬出去吧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要长大,大到挤破墙壁,捅破屋顶。”

“那可不行!”妈妈一愣,立即尖声叫道。

“这,不行。”爸爸摇着头说。

“得容我们考虑考虑呀。”爷爷叹息道。

我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:“不行,不行。”

“刚才你们不是答应了吗?”萝卜委屈地说。

“我们哪里知道会是这么过分的要求嘛!”妈妈生气了,这房子,是当年她和爸爸一砖一瓦盖的,盛着十几年的酸酸甜甜的回忆,也难怪她不高兴。

“抱歉,这个忙我们帮不了。”爸爸尽量平静地说。

我看着爷爷,他蹙着稀疏的眉,不说话。

“可是你们明明答应了的。”萝卜喃喃地说,“你们不帮我,我会很快枯萎,死去。我等了三百年,我积蓄了足够的力量,我满腔的激情在澎湃,我,不甘心哪。一个萝卜要做件大事,为什么这么难呢?”

萝卜说到这里,“啦啵啵啦啵啵”地哭开了,像冬夜的风穿过光秃秃的

